

荷據時期教會工作史料選譯(三)

林偉盛譯

本文譯自 Formosa under the Dutch 頁一七九到二二一，時間從一六三九年到一六四六年。主要是介紹尤羅伯 (Robertus Junius) 離開臺灣以後，新來的牧師范布鍊 (van Brecht) 等人的傳教工作。因為范布鍊等人的工作理念與尤羅伯不同，(註一)因此大力抨擊尤羅伯的傳教工作以及教育的教材，造成雙方長期的鬥爭。

四十一、福爾摩沙長官 van der Burg 給總督和印度議會的信——大員，一六三九年十一月四日

……從南方回到北方，爲了自己能親自調查，以便瞭解實際狀況，我和前述監督員 Couckebacker 到新港、目加溜灣、蕭壠和麻豆部落去視察。(註二)

我們發現牧師尤羅伯及宣教師們對俗人改宗的工作非常進步，無論如何，尤羅伯說這些原住民非常熱誠的聽他講述神的道理，其父母亦熱心教導其子弟基督教的原則。一週兩次，在學校接受基督教教育。在其他日子裡，他們學習讀和寫，其中一些可以流利的說出早、晚的禱告、十誡、主的祈禱和其他信仰個條。他們相當虔誠的告解，足讓許多基督徒感到慚愧。他們嚴守齋戒日，任何人於此日不准到田裡工作。他們之中許多人對祈禱相當熟練，對任何事情都可以即刻祈禱，保佑他們狩獵成功。他們對信仰如此虔誠，以致於他們認爲若沒有祈禱，他們打獵便不能成功。相同的，他們也

跪於田野中，更加熱度的祈禱能夠豐收。

依據可靠的報告，我們列出這些部落的人民如次：

新港：共有一、〇四七人

男人、女人及孩童受洗成爲基督教之一員，其中有一五四人有戰鬥能力，一一九對依我們的儀式結婚。傳道師 (Catechist sieckentrooster) Joost 與新港婦女結婚，並定居於該部落中，尤羅伯對之相當滿意。

目加溜灣：有一、〇〇〇人

其中一五〇人有作戰能力，二六一人受洗，八十七人是學生。學生中有十二人爲了將來能成爲學校教師，接受寫字指導。傳道師 Merkinus 駐紮於此，他與一荷蘭婦女結婚，並對其工作極熱心。

蕭壠：有二、六〇〇人

五〇〇男人有作戰能力，二八二人受洗，有四位當地人的學校教師住於此，來教導他們，一三〇位兒童上學校，他們其中有些可以讀和寫。

麻豆：有三、〇〇〇人

二一五人受洗，一四〇位兒童上學校，兩位傳道師 Jan 和 Jan Symonsz 住於此。他們對所交付的工作令人滿意。

大目降：有一、〇〇〇人

* 感謝審查者仔細審閱，並指出一些問題，減少許多錯誤

由 Tavalikan、Teopan 和 Tagupta (註三) 部落之人會集而成，其中有二十八位學童由傳道師 Carolus Agricola 教育。

以上總共有八、六四七人。

在完成必要之事後，我們要求尤羅伯告訴他們，您閣下派遣督查員調查他們的行為，而知道他們對宗教的諸義務非常熱誠，也希望他們能夠繼續。而特別的是，他們必須忠誠於荷蘭國，他們答應，只要督導員對您閣下報告他們的忠誠，他們也極願意遵守。督查員答應轉告，他們也感到非常滿意。他們準備用自己的方式款待我們，而我們告訴他們，我們必須離去。由這些事來看，我們由這些人得到必須的支持。由於這種保證，讓我們非常滿意。

因為道路不通，我們並未訪問有一所很大學校的大武壠 (Tevorang)，但我們被告知，這些人的行為是令人滿意的；另外，上次受我們攻擊、征伐的虎尾壠人也臣服荷蘭國。

(註四)

此外，督察員要報告一些部落的名字給你，他們位於北方和山中，與公司基於和平的基礎上的生活。

我們要求 Pacan 狩獵的帳目，一向由尤羅伯保持，由九月最後一日起，記入公司帳冊。

由二十四個准允中國人或其他住民於此的人使用的陷阱 (pitfall)，在一六三九年二月到四月間使用，每個每月收十五里耳，共七二〇里耳。

給與一、二七八人一個月，一個人半個月的陷阱 (snare) 狩獵許可，每人每月一里耳，共一、二七八又二分之一里耳。總共由狩獵許可一、九九八又二分之一里耳。

這些錢必須扣除尤羅伯的各項花費，送二七〇擔米、六五九匹坎甘布 (Cangans) 到新港、目加溜灣、蕭壠、麻豆和其他地方來鼓勵學校兒童；另外十一個月行政事務的薪水，付舢舨 (Sampan) 、貨船 (Freights) 等運輸費，共一、〇〇四又四分之三里耳。

因此，於尤羅伯手中剩下的淨額，依閣下之命，記於尤羅伯的帳冊及大員官廳的帳目中，在尤羅伯簽名的帳冊中，閣下可詳細明白，有九九三又四分之三里耳。

關於宣教師們，閣下將會欣慰的得知，尤羅伯表現出是神的忠誠僕人，全心全意貢獻他自己於異教徒改宗的工作。我們相當需要他再多留幾年。他企圖向閣下您要求解除他明年在此的職務，而我們仍然認為您不會允許他在此種狀況下離開他的群眾，而再留兩年。

牧師 Gerardus Livius (註五) 花費時間在學新港語，依照尤羅伯的報告，他的語言變成相當熟練，對傳教工作亦有好的表現。但他於十月十日去逝。尤羅伯因此每週需到此地來代替他的職務。弟兄們的忠告，關於 Scholanus (註六)，因為他的生活放蕩，給教會帶來不名譽，已由議會中止其職務及薪水。關於此，閣下您請參考議會於九月七日所通過的決議吧。

在這期間，Scholanus 被禁閉於其家，請求一些朋友為他說情，並送一封信給督察員，要求再給他一次機會，他承諾將來一定會成為好的傳教道師，並說他很虔誠的為他所作的不當行為懺悔，甚至尤羅伯也幫他求情，說此地的的工作，加上新港，若由一人來做，將是太過負擔。基於這些理由，此事經由議會重新再考慮。

但是，他被禁閉以來，關於他的報告並未使議會更審他的案子，他們認為 Schotanus 在犯下如此污行後，已不能再為教會和此地社區做任何勤務，而除去他，中止其職務和薪水，送給閣下您。因為閣下下命，若他無法助於對異教徒改宗的工作，就由第一班船送回，議會也通過此決定，因此，我們送他回去，來除去教會的污名及公司無用的僕人。

在此，尤羅伯答應做教會服務忠實的實行者，但是要求有一傳道師 Merkinus 能受進一步的教導，而做其助手。而我們希望此傳道師能受尤羅伯的例子鼓舞，並追隨其腳步。他曾在荷蘭受好的教育，熟悉語言，過著非常虔誠的宗教生活，如同已故 Livius 告訴我的。我們認為一個熱誠的人，比一個幻想多聞，但是缺乏宗教精神的傳教士更適合為上帝服務。

如同對 Agricola 一樣，我們對傳道師 Jan 亦不寄託太多希望。Jan 住於麻豆，在其年青時接受尤羅伯的教育。另外，一傳道師 Josephus Balbieren 乘著 Banda 號船，因為迷失了方向而通過澎湖。他也是一位虔誠信仰者，因此，我們相信，不管送了多少傳教士來，我們都仍然缺乏適合使異教徒改宗的人，除非您閣下在干治士一到荷蘭時，就將之送回來，以舒救尤羅伯的工作。因為，我們可以向您保證，他是一個有價值的先鋒。其他事項請參考督察員的報告。

您的忠實僕人 Jan Van der Burg

四十三、摘自督察員 Couckebaker 到東京 (Tonking) (

註七) 及福爾摩沙的視察報告...在 De Rijp 號上，

一六三九年十二月八日

...如我以前所作的，大力擴張武力人員，我目前所要提的是，這些部落的住民不僅已經放棄偶像，而且經由洗禮，已經變成上帝的子民。接著我想要介紹的是，用甚麼方式來進行此光榮的工作。

但我首先要說的是，對我這次的訪問新港、目加流灣、蕭壠、麻豆，我感到相當愉快。從一六三三年（註八）我離開大員到日本以後，對於接受基督耶穌的信仰已經變得相當普遍。原住民帶著熱誠，每天從早到晚學習真正的信仰，可以讓我們許多人感到慚愧。這些完全要歸於尤羅伯的努力，他相當熟悉附近三個部落所說的新港語。

原住民相當嚴謹的遵守齋戒日，不管是牧師或是傳道師的聖經閱讀，他們從來沒有缺席過。每兩週一次，他們在學校接受教義問答。另外一些天，他們接受複習禱告、讀、寫荷蘭文的教育。他們幾乎對禱告相當熟悉，他們可以隨時覆誦，並在任何場合禱告，如同我們經常看到他們做的。

他們相當的虔誠、熱心，在他們每天工作之前必先向全能的上帝祈禱；當他們去打獵時，由一位受教育最好的人來祈禱，希望他們打獵成功。在他們往田裡種植的時候，他們祈禱上帝的新福，在很多方面，他們也表現出內心的熱誠。

在新港已經有一一九對新人依照我們的儀式結婚，依神的方式住在一起。年輕女孩不再墮胎。女巫的地位在以前相當的被尊敬，目前則相當的被鄙視。因為目前已經可以知道，她們以前如何藉著向偶像崇拜的機會，詐取村民的財物。新港：有一、〇四七男人、女人及孩童受洗，尊敬的尤羅伯和一位傳道師在此教會照顧他們。

目家溜灣：在一、〇〇〇人之中，有二六一人受洗。八十七

人孩子上學。有些接受寫字指導。這裡的村民相當熱誠，每天有九十或一百人集合於傳教士的房子，接受基督教的教育。駐紮於此的傳道師，是一位荷蘭男子，負責教育他們。另外，有三個原住民助理，有相當能力可以教導他們祈禱。這些人對前述的傳道師的幫忙很大。

蕭壟：在二、六〇〇人之中，有二八二人受洗，接受基督教。學校兒童有一三〇位。每天有五十到七十人到傳教士的房子接受教育。一位傳道師和一位學校教師、一位男孩住在這裡，另外還有四個原住民學校教師。

麻豆：有三、〇〇〇人之中，二一五人受洗，一四〇位兒童上學校，兩位傳道師在此教育。

大目降：有一、〇〇〇人居住，其中二一五人受洗，有三十位學童上學校。大目降是由 Tavalikan、Teopan 和 Tagupus 部落之人彙集而成；他們以前是分開的，現在是住在一起。由一位傳道師和一位學校教師教育。

總共有二、〇一四人成為教會的子民。榮耀歸於永恆的上帝，藉著福音的照耀，驅逐黑暗的異教，如此豐富的賜福此工作。願祂的祝福繼續照顧此地。

大武壠也有一所很大的大學，許多人已經受洗，他們由一位學校教師和一位助理教育。那裡的部落用和新港村一樣的方式舉行齋戒日。

大木蓮 (Tapouliang) 已經建築一座大房子，每天有八十位學生在此地受教育。塔卡拉揚 (Takareiang)、萬丹 (Verovorang)、放索 (Pangsoia)、茄藤 (Kataya)、塔樓 (Sotanaya) 均為大部落，他們顯示願意拒絕偶像，但是因為

缺乏適當的教師，因此，此地的工作尚未開始，會延長一些時間。

在麻豆和諸羅山之間，還有兩個部落叫做多囉國 (Dorko)，他們的人民也已經放棄偶像；但是，和其他地方一樣，自從以前的傳道師死了以後，沒有人派駐那裡……。

N. Couckerbacker.

四十四、商館長 Paulus Traudenius 致總督及在印度的議員們……大員，一六四〇年二月二十日

……關於尤羅伯，我們已經向他提到，已故長官 Van der Burg (註九) 在十一月三日的信中說到，他尤羅伯願意至少在福爾摩沙多留兩年。我們要求他親自對此點給我們清楚的陳述，以便向閣下報告。他說，他對故長官 Van der Burg 向您如此的陳述感到相當驚奇，他自己從未表示過如此的意向；相反的，如果上帝高興及閣下同意，他希望在他解除此地職務後，儘快的回到其祖國。

他要離開的主要原因是他經常受困於疾病；另外，他相信傳道師 Merkinus 在過去幾個月主持荷蘭人社區 (community) 的職務相當令人滿意，同時也很熟悉新港語，將會繼續他的工作。因此，尤羅伯要求我們建議閣下，此傳道師應被提升為候補牧師，已故長官 Van der Burg 也很樂於他的升職。而 Merkinus 本人熱切的要求我們幫他寫推薦信，我們無法拒絕，只有承諾答應他們。請閣下以您平常謹慎的態度處理此事。

關於 Merkinus，我們無法否認他過著誠實、虔誠的生活，也將會有足夠的能力繼續牧師尤羅伯的工作，但如果閣下

答應讓尤羅伯解職，那最好再派一位牧師來取代他於荷蘭人教區的工作，否則福爾摩沙和大員均將由 Merkinus 一人負擔。

您忠實的僕人 Paulus Traudenius

四十五、摘自尤羅伯給總督 Van Diemen 的信……大員，一

六四〇年十月二十三日

七月二十三日由牧師巴約翰（註十）（Bavius）手中得到閣下之信，我們也高興得知我們上封信已安抵閣下之手。

由我的信，閣下將會了解我是多麼渴望乘第一班船離去。除了我的任期早已屆滿之外，我不斷的生病，這使我相當衰弱，幾個月來，對於我們的部落無法做必要的訪問……這些都使我堅持要離開。目前雖然閣下已允許我的要求，但附帶一條件，要我再留一些時間給牧師巴約翰適當的教育，如此，在我離開之後，此地的工作能更確定的繼續進行。雖然我很想回國，並看看我的母親，但我不願意也不能拒絕閣下善意的要求，因此，我改變了離去的計劃。

更進一步的，長官 Traudenius 不斷的要求我多留一些時候。我在最近幾個月比較健康，重新得到強健……感謝主。我們無法否認在此地為神的工作需要相當謹慎。我相信我的留下會帶來一些幫助，藉由上帝的慈悲，我將在北風季節期間儘力來做，相信基督的工作能大有進展。

對於牧師巴約翰的語言學習，我很樂觀的認為，在我的指導下，不久，他將有能力判斷傳道師們是否用最好的方法來完成工作，是否人民也得到足夠的指導，可以接受洗禮。而我也相信不久，他將會對此地語言有很大的進步，並了解

當地住民的特殊習性。當我離去後，他將能夠接替我的位子。

爲了讓巴約翰更快的掌握語言及了解這些人，決定當他到達後，讓他至少居住在新港一段時間，直到現在，他仍住在那裡，工作也非常順利。

Merkinus 尚未被晉升，而長官企圖在最快機會讓他晉升。在大員宣道的 Agricola，在他能使用他工作地區人民所使用的語言講道之前，將不會得到晉升。

學校教師 Gerrit Daniëls，他是從閣下派出，目前居於麻豆，那裡有最大的學校；我們希望他在將來可以給我們好的服務。

Jacobus Viverius，目前仍居住在大員，爲一位醫生，但熱誠的研究神學，希望能成爲一位牧師，我們曾經指導他一段時間。我們也相信今後幾個月，他可以在此地的荷蘭教會服務。他將從事宣達福音及醫療兩種服務。在醫療方面，使長官非常高興，此使牧師巴約翰不需每週日都到此地。

幾天前，我們訪問新港、大目降、目加溜灣、麻豆、蕭壠，我們對許多已經接受指導一段時間的人講道，並舉行洗禮。我發現他們相當熱誠，他們在固定時間來到老師的房子接受指導，直到他們可以無錯誤的背誦祈禱詞。

在蕭壠，受洗的人數最多，共一二〇人接受洗禮，其中有一位成年人，依傳道師所說的話，從未聽過講道，但相當熱切的要求接受洗禮，說「測驗我，我希望接受洗禮」，而他回答問題如此地好，聽者都覺得滿意。第二天，他接受洗禮。

我希望在蕭壠、麻豆、目加溜灣、大目降、大武壠等地，認爲可以接受洗禮的人，不久將會接受洗禮。到目前，在

蕭壟有一、〇七〇人接受洗禮；在別的部落受洗人數的比率與蕭壟相似。

如果這裡有值得讚賞的地方，那就是新港，他們信仰最堅定，也影響了其他部落。長期以來，此地居民崇拜我們的神，成為別的地方的榜樣。讓我們驚奇的是，我們經常看那裡的年青人，不僅依基督儀式結婚，一起前往田野，一起養育兒女，而且也住在一起。這些，在以前他們情願死都不會做的事。甚至在于治士時代，也幾乎不可能讓他們如此做。漸漸的，他們以前的風俗習慣消失，而贊成我們的方式，此顯示出若花上相當的時間及適當的指導，將可使這些異端改宗。

我們相當希望新港居民的基督教生活可以做為其他部落的模範。這些人民全部受洗，用基督教儀式結婚。他們亦依荷蘭基督教的方式調整他們各方面的行為。很準時的出席禮拜日（Sabbath），在早晨學習，傍晚，重覆他們所學的，因此可以牢記。

在北風期間，我希望各部落的基督教化更進步，如此，縱使在知識上仍然無法與新港居民比較，但只是相差不多。今年，他們的成果非常豐收，他們相當高興，也提升了此地的基督教。

女巫，曾經一度對我們工作帶來相當的阻礙，目前已經喪失其力量，且因為她們以前宣傳許多假的事情而受到羞辱。除了她們自己的房子外，目前不允許到任何房子去，藉此來避免她們進行對其偶像崇拜的工作。

學校繼續繁榮，許多人可以流利的讀，也寫的很好。雖然在Dovale的居民在上次的狩獵季讓我們相當煩惱，

他們驅逐了有執照的中國獵人，但仍在狩獵上得到一、九四一又八分之七里耳，而花費請參考付給閣下的帳目，僅有六二七又四分之一里耳，因此，餘額為一、三一五又八分之五里耳，此數目已經記入我的借入帳目。

打獵季節已經開始，中國人開始打獵，許多人也申請了執照。但依我的意見，我已經向長官報告過，也希望能同意，基於如下的理由，我希望今年不要再核准任何狩獵執照：一、依我了解，目前公司仍存有數千件鹿皮在此，因為缺少船舶，無法運到日本。

二、因為這些鹿經過長年不斷的獵捕，已經大量減少，如果一年不獵捕，這些鹿將會大量增加，這將使得擁有這些中國人每年打獵的獵場的住民相當高興。

三、最後，最重要的，如果我們核發執照給中國人去狩獵，將會對我們的影響力、名譽有很不好的影響，因為Dakole人，（另外，虎尾壟人也可能），將會經常來驅逐、殺死、掠奪這些狩獵者。由於路途遙遠，我們根本無法防止這些事。

許多中國人因為太貧窮而無法支付執照費用，要求我借他們錢。承諾在狩獵季節完後，他們願意以大、小一〇〇件鹿皮一〇里耳賣給我，前長官答應了。但條件是，萬一這些中國人有逃走的或破產，我們必須自己負責這些損失。他答應此的主要因素是，因為以前有許多走私到中國的鹿皮，將會因此聚集到我這裡來。

我們做了一個規定，所有的錢在借出之前，必須做基本的協議。由我們的計算顯示，賣執照的利益彙集成基金，將可用來支付福爾摩沙的傳教人員費用及擴張教育事業，長官

完全認可此計畫。

中國人很喜歡向我們借錢，不然的話，他們必須向他們自己毫無慈悲心的同胞借錢，而要求每月四%或五%的利息。因此，如果今年再度賣執照，我將以前述方式，先借錢給他們。並會要求除了上述之錢之外，他們付的四分之一里耳，（註十一）不付現金，而要以鹿皮支付。如此，狩獵所得將可得到八〇〇里耳到一、〇〇〇里耳。而福爾摩沙每年的收入將達四、〇〇〇里耳，閣下將會對此感到滿意。

但，部落的中國人很窮，可能無法每月付四分之一里耳。如果閣下允許將所收集的一、〇〇〇里耳留在我們手上，他們將會更願意支付；反之，他們每月支付四分之一里耳，他們將會由我們更貧窮的人民中取回，他們每月如此欺詐，這些更窮的人將無法變好。

長官 Traudenius 將不會反抗閣下之命令，他已經命令抽二分之一里耳的稅，作為建築我們在新港房子的花費。依長官估計，由兩個月來的支助，我們已有了一三〇〇里耳，因此，幾乎不再需要如閣下所指示的，對大員部落或其他地方的中國人抽每月四分之一里耳的稅。時間將會證實，收稅是如何困難。

自從駐於大木蓮 (Tapuiang) 的 Joseph Kover 死後就沒有荷蘭人去過其部落，但我們仍和在南方的塔卡拉揚保持友誼，他們經常到新港、大目降 (Tavukan) 來，要求我們的人去訪問他們。

住在更南方，於塔卡拉揚與瑯嶠中間的放索，與我們仍然保持友誼。不久之前，他們的人到此來抱怨 Takunei 人想煽動他們的頭人來反抗我們，之後未再聽見他們有此方面的

消息，我想是他們自己已經解決紛爭了。

如果有足夠的工作者在，他們將會發現使異端改宗的機會相當多，他們在好久以前已經決定放棄偶像，這種不健康的氣候及地方，阻止了我們的人定居於此，願上帝憐惜，這些沒有牧者的羊。

大武壠 (Tevurang) 山區的事務，也依我們的意願發展，因為路途困難，加上我個人健康因素，有一段時間，我無法訪問該區。但我相信在水路可通時，我將可訪問該地，據我所知，那裡有超過二〇〇人，準備表白信仰及接受洗禮。

多囉國、諸羅山及其他地區的居民仍然保持服從。只有虎尾人未保持和平，鑑於他們受我們在 Doyale 的敵人之煽動，殺了幾個屬於我們部落的漢人。但是，有一段時間，他們保持平靜。如果明年 Doyale 的人民得到應得的處罰，其他位於我們遙遠北方的其他部落，將會臣服而答應服從。

如同以前，個別部落的長老們及酋長們自行解決小的事情，我們認為此相當好。如果有重要之事要處理，他們會要求長官 Traudenius 的幫忙，長官經常樂意幫助，因為他是教會的朋友，且過著虔誠宗教的生活。因此，毫無疑問的，他將繼續榮耀提拔他至高位，這也是誘導我繼續留任的原因之一。

上述是我現在想向閣下報告的；但在下一班船次，我希望給您更進一步的消息。

願全能的上帝保佑賜福高貴、聰明、公平的閣下。

尤羅伯

四十八、H. Harouse，征伐雞籠 (Kelang) 西將西班牙人逐

出福爾摩沙的司令致長官 Traudenius——三位一體
城堡 (Fort La Sanctissimo Trinidad) (註十一)
，一六四二年九月四日

……更進一步，牧師 Merkinus 對我們表現相當無理，而且希望離去，我們不允許他如此做，但他說：「我一定要走，且會向教務會說明，我只對教務會負責」等，當然，我們無法忍受此。

四十七、福爾摩沙長官及議會致在印度的總督及議員——熱蘭遮城堡，一六四二年十月五日

……因為對閣下的信沒有進一步的報告，我們現在將說一些有關傳教工作在此進步的情形。牧師尤羅伯報告此事蒸蒸日上，而我們可以看到確實是如此。較年輕者定期的且較容易的領受我們宗教的原則及書法。對於稍年長者，我們就比較困難。他們似乎無法放棄他們與生俱來邪惡的性格 (Ezra Adam)，他們仍然秘密的保持他們老的迷信，一個難以拔除邪惡的傾向。但年長者逐漸老去，能接受我們教義的年輕人逐漸長大，他們是我們希望的寄託。

七月二十六日，在蕭壠的三個人謀殺了一些年輕小孩，這些人被我們命令勒死，接著，他們的屍體被吊在部落入口的桿子上。這個處罰引起部落的人相當的恐慌，因此，一些較年長者及其他住在麻豆、目加溜灣、大武壠 (Tevorang) 的人利用此機會及荒謬的謠言，煽動居民反對我們，說荷蘭人將會殺死更多他們的人，另外會捉走他們，做為別人的奴隸。結果，許多戶人家逃走。但他們稍後由牧師尤羅伯的召

喚而回來。主要的煽動者被捉，我們將給他應得的處罰。

先生們，依我們的看法，此工作仍然籠罩著大片黑雲；這些人民仍然如此不文明，需要更多教化，才能使他們馴服。為此目的，派遣誠的牧師、候補牧師及其他助手到這裡是絕對需要的。牧師尤羅伯抱怨在這裡的候補牧師 Merkinus、Agricola 等人，他們經常犯嚴重的過失，對他沒有甚麼幫助。如果他們再繼續犯錯，我們將採必要的措施，避免公司再花無謂的錢於他們身上。

牧師巴約翰目前在學習當地語言，我們得知，他進步的相當好，不久之後，他將會前往這些部落，以便更熟悉這語言。但對此社區的服務，仍然由牧師尤羅伯、巴約翰及兩位候補牧師負責。

您的忠實僕人們 Paulus Traudenius, Le Maire, Carl Har-
tsinco, Cornelis Caesar, Adriaen van der Burg, Jan Barentz. Pels
同上。

四十八、由福爾摩沙長官及議會給阿姆斯特丹議會的官員——
熱蘭遮城堡，一六四二年十一月三日

……當我們想到福爾摩沙的精神層面，我們發現有許多莠草仍然在成長，因為依邪惡的天性，年長的人仍然秘密的執行以往的偶像崇拜，而他們盲目的熱度也激起別人的崇拜。另一方面，使年青人改宗之事進展的相當好。尤羅伯先生向我們報告這些，而我們自己可以看到年輕人對我們信仰的基本讀、寫有顯著的進步，並值得讚賞。也必須提到的，尤羅伯他自己表現出相當的熱誠，我們毫不懷疑，這些年老邪惡、有害的莠草的榜樣萎縮凋謝後，這些年青的水仙將由上

帝新鮮的露水之灌溉而盛開。我們也希望，目前不完美的工作到時將會令人滿意無缺，為此，虔誠的努力是必要的。

當尤羅伯離去，一定要有適合的人來取代他，如此，花費那麼多勞力所得的成果才不會成泡影；進一步的，送到這裡的人必須能獲得此地荷蘭人的尊敬。當然，原住民的工作是必須執行，而我們也必須參與。荷蘭人社區有權要求此，而這裡的人亦要求此。

閣下忠誠的僕人 Paulus Traudenius

四十九、長官 Traudenius 給商館長 Maximiliaen le Maire

(註十三) 要其在長官不在福爾摩沙時替代其位——

熱蘭遮城，一六四三年二月二十五日

……第三，我們想提到傳教方面的事。依尤羅伯的報告及我們可以看到對福爾摩沙人的改宗，種子已播種，且快速成長，若我們用熱誠的勞力於此，將會使人得到滿意的收穫。

巴約翰牧師，自從到福爾摩沙就投下於語言的學習工作——已有相當的進步——此外，他偶爾也執行神職的工作，將被派往新港，以期使他的語言更加精練，但他每週必須來主持大員的神職工作。

尤羅伯堅持在此北風季節前往巴達維亞，並想在稍後回到荷蘭，但巴約翰因為他的語言能力尚不足，我們不認為他能勝任尤羅伯在神職工作之餘所兼的行政工作。進一步，尤羅伯和干治士已不斷要求解除行政職務。因為這些在基本上是違反他們的神職工作，讓他們受到輕視。確實，尤羅伯已來要求解除職務，並請求派我們議會的一員來解決此原住民

的糾紛——直到巴達維亞方面有近一步的消息——，沒有麻煩熱蘭遮城堡，我們已經暫時允許其要求，派商務員 Polsen 及其家人前往蕭壠，並命令為他建一適當的房子。進一步，我們希望閣下對值得幫助的弟兄們在精神工作上幫助他們，並支持他們對付難駕馭的野蠻人。但是要小心，不要超越其權限，也不能挑戰行政官員政治，避免受世俗的野心所引導。關於這些，我們希望公平及正義被注意。

Paulus Traudenius

五十、摘自熱蘭遮城商館長及議會的決議錄——一六四三年四月十六日

月十六日

商館長 M.le Maire 集合熱蘭遮城議會，訴說到牧師尤羅伯和 Jan 巴約翰專程由蕭壠和新港到此來抱怨住在南方部落的學校教師 Abraham Van der Dussen, Nicolaes Van der Muelen 和 Samuel Minnes，他們並沒有指導如何敬畏神，以自身做好榜樣，反而縱酒、通姦及虐待原住民等，使這些脆弱的基督徒非常不愉快，而向候補牧師 Merkinus 抱怨。由於這些，商館長問議員是否要因前述牧師的請求及避免進一步的醜聞，招回這些學校教師，並依其應得而給予適當的處罰，經過考慮，全體一致決定派財務員及數名代表於下週一到那裡去視察此事，逮捕犯罪者，並帶回城塞。

一六四三年九月十一日，週五，由於宗教會議的要求，Hans Olhoff 經由宗教會議成員的檢驗升為候補牧師，給與一般候補牧師的生活費，即每月一〇里耳為薪水。但是 Hans Olhoff 請求依其階級給予薪水及確認其職務，我們已經呈交巴達維亞方面決定。

這些牧師迫切的要求，在一定的條件下，兩位年青的學校教師也要被任命，並增加其薪水。此二人為鹿特丹的 Daniel Hendricks，在一六三五年做為馬斯垂克號（Maestricht）的船艙侍者到此，每月六又二分之一荷盾的薪水。而在一六四一年一月三十日，晉升為助理學校教師，每月一〇荷盾。在一六四二年七月二十四日，每月給三里耳的零用錢，因為他在學校做了兩年學校教師，表現相當稱職，並由尤羅伯見證，由商館長及議會決定，升為學校教師來鼓勵他在職責上的熱誠，月薪二十荷盾及生活費用五里耳，此與其他的學校教師所領同額。在他十年的船艙侍者期滿後，為公司服務三年的條件下，這個加薪從五月一日起，而他也已經領取一些數目……（註一四）

一六四三年九月二十五日，週五，由於住在此的牧師們的申請及熱烈的要求，對五十名土著的學校教師，因他們已經完全接受基督教原理的教育，精於讀和寫，為鼓勵他們的熱誠，每月給與生活費一里耳，他們所住之處如下：

蕭壠	一二	
麻豆	一〇	
新港	七	
目加溜灣	一二	共計五〇人
大目降	五	
大武壠 (Tevorang)	四	

五十一、臺灣宗教議會給阿姆斯特丹教務會的信——大員，
一六四三年十月七日

尊敬的、有知識的、相當熱誠的弟兄，我們想前次十月

一日所寄的信，並附有牧師尤羅伯、巴約翰的信，委託 Captain Karel Hartsinck 帶給你們的，已經收到了吧！由此信中，你可以判斷我們敬愛的弟兄及同僚尤羅伯牧師，到現在為止，一直忙於促進教會的工作，遭受到相當的麻煩與困難。

將要離去的牧師尤羅伯會口頭告訴你們到底發生什麼事，你們也可以從他不斷寄給總督的信詳細得知，這些信他將帶到荷蘭去。因此，我們認為不必再寫很冗長的信，因為沒有人會比尤羅伯在此如滾動巨石般的工作十二年有經驗，更了解此地。

在寫此信的期間，所有的事情發展均令人滿意，神使每日參與教堂來求得拯救的人增加。

學校無礙的發展，這裡的六個部落中約有六百位學童，有些人能寫相當好的拉丁字，尤羅伯將會帶一些他們所書寫的文字到荷蘭，你們將能親眼看到。但是，不幸的是，在此地的收穫很多，而勞動者卻非常少。由於缺少熱誠的、有經驗的學校教師，使我們無法教育這些有希望、易教、聰明的兒童，希望神能送這樣的學校教師來。

每日的教育有規律的繼續著，也有很大的進步。有些工作負擔主要落在當地原住民老師身上，他們的稱職如此的讓人激賞，所以我們請求長官每月認可他們一里耳的薪水。但我們相信，當尤羅伯到巴達維亞時，將能為他們取得更高的薪水。有五〇名這樣的學校教師散佈在六個部落中。他們均接受完整的基本基督教信仰的教育，可以教育其同胞信仰得救的原理，許多的傳道師根本無法與之匹敵。

我們對荷蘭籍的學校教師沒有信心。他們有些人的行為，大大的冒犯了此微弱的基督教徒。雖然不久以前，他們其

中之一因爲其惡行而被割去頭顱，但其他人仍不接受教訓，繼續其惡行，因此，我們不得不送另一位行爲醜陋的人到行政人員手中。

我們的弟兄尤羅伯教師，在此六部落中已經爲五、四〇〇人施以聖洗，這些人中目前仍然生存的，除了孩童之外，他們能流利的背誦神的法條、信仰信條、主的祈禱、早晚禱告、飯前飯後的禱告及基督教義問答，這些，尤羅伯將帶一複本給您們。

超過一千對由尤羅伯主持證婚，就我們所知，他們仍然快樂的住在一起。這種事情在前異教徒之中幾乎沒有聽說過。幾個月前，我們敬愛的同僚主持蕭壟的主要人物及六十位以上新港人的聖餐儀式。他們適當、虔誠的領了上帝的麵包，並從上帝的杯子飲酒。由於他們適當的表現，我們更加確認，他們真正的得到聖餐儀式的祝福。

我們不僅在哆囉國創立一學校，也派一位由麻豆到那裡居住的老師；同時，諸羅山的居民也放棄他們的偶像。由於我們沒有足夠的荷蘭人來執行此服務，我們必須使用當地人來做學校教師，他們參與學校，在學校早晚教育教義問答，並於慶祝齋戒日，宣讀一些牧師提供給他們的教材。

我們認爲不需要向您報告我們的弟兄尤羅伯於一六四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在位於我們南方的二十三個部落的工作。他如何引導這些人放棄他們的偶像，接受我們的宗教，如何來遵守我們所設的法律。無疑的，他本身將會告知您們各項事項。

對於神豐富的賜福給祂熱心、忠實的僕人，我們如何感激也不爲過。甚至即使尤羅伯只有很少忠實的助手是屬於我

國人。由於他不倦的工作和重要的服務，他對我們來說是相當有價值的。我們和各階級（all classes）的住民將會非常高興，希望他能留於福爾摩沙更多些時。但，由於他的病情，他渴望回到祖國，並看他年邁的母親，及不斷渴望能親自向您們報告此地的傳教工作，如此強烈的誘導他，使他無法同意留於此更長的時間，願全能的上帝、神聖的天使引導他，願他能因他對此地人民的善行得到報酬。

後補牧師 Agricola 並不忠誠於教會的服務，由於他的邪惡行爲使他被取消職務，並受到嚴厲處罰。牧師 Merkinus 表現良好，因此，被委派管理南方諸部落。傳道師 Hans Olthoff 受到牧師尤羅伯在神學上相當的訓練，在宗教議會及議會代表者之前測驗通過，而被授與候補牧師的職務。他相當精於當地語言，並且是一位非常有教訓意味的傳道師，這也是爲什麼尤羅伯決定離去的原因。

決定讓巴約翰定居於蕭壟，並只專心於此地的工作，因爲他已相當了解福爾摩沙人的習性及生活習慣。他曾住在新港相當時間，並經常隨牧師尤羅伯訪問周圍的部落。他對當地的語言也相當進步，在數日之中，將會開始以土著語言傳教。他確定將會盡其力量來推展此神聖的工作，我們亦希望他的工作將會非常成功。

本年神國的僕人范布鍊（S. van Breun）（註一五）牧師已由巴達維亞派到我們這裡，他將定居於新港，俾早點學得此地語言，並管理新港、目加溜灣和大武壠等三個部落，但，他也必須時到大員城來爲荷蘭人服務。

居於許多理由，我們不僅在大員成立一宗教議會，同時也於蕭壟成立一個，其長老由荷蘭人及當地住民中選出，如

此，我們可以了解他們，並指導他們的教會，我們相信其結果將會相當有利。

我們有信心，當您們了解神的教堂在此的情形時，不僅是因爲此封信，而且主要是尤羅伯的口頭報告，將會強烈的引導您們來幫助找到熱心、適當的人來此繼續工作。

鑑於我們許多助手的契約即將屆滿，而且若他們堅持要離去，我們不能阻止，所以派人來是相當需要的，我們祈禱，爲了上帝的原因，我們在荷蘭的弟兄將會謹慎考慮此。如果一些有熱誠、虔誠的人交由在荷蘭的尤羅伯加以訓練，學習此地的語言和習慣，將會非常有價值。因爲在這裡的教會的狀況，將會有這些適合的人來服務，會更快的進步。我們堅信，尤羅伯將會願意花時間指導他們。

藉此機會祈禱神的恩惠賜給尊敬、有學識、虔誠的同僚們，我們將於此擱筆，願神賜福您們的服務，來拯救更多的靈魂。於一六四三年十月七日，大員的宗教會議，您忠誠的弟兄，在大員和蕭壟宗教議會的成員

神福音的僕人、在大員及蕭壟的臨時議長：范布鍊

在蕭壟神福音的僕人、臨時秘書：巴約翰

大員長老：Pieter Boon

蕭壟長老：Joost Jelis

五十一、委員C.Caesar (註16)和N.de Hooghe (註17)訪

問諸部落的報告

在大目降的視察：一六四三年九月二十九日，大目降約有四十位學童，年紀從十歲至十八歲，他們可以複誦早晚祈禱詞、主的祈禱、信仰信條、十誡、飯前飯後的禱告、回答

聖餐的意義，並且能夠正確的回答關於信仰信條原理的教義問答。其中有七位學習寫字，並已進步到相當的程度。有四人被僱用，與荷蘭人一般成爲學校教師。我們特別讚賞一位有熱誠的當地住民叫Tairhe，他在許多不同的場合、時機，能夠流暢的祈禱。同時，又聽到年老的和已婚者，雖然沒有每天參與學校，但可以流利的背誦祈禱詞及回答關於聖餐儀式的事情。

對新港、目加溜灣的視察：十月一日，我們在新港和目加溜灣看到約八十名學生，其中有二十四名參與寫字（writing-school），其中有十至十八名能寫的相當好，而大部分村民可以如同大目降村民一樣流利的回答基督教義。下午，前往觀察目加溜灣的居民，約有九〇名學生，八名可以寫，有八名老師能迅速回答對他們質問的問題。

對麻豆及蕭壟的視察：十月二日，視察麻豆、蕭壟。這裡的學生不論是老的或結婚的，可以如同其他部落一般流利的回答他們的祈禱詞及有關基督教的問題。十四位在蕭壟及幾位在麻豆的老師，很努力的研讀尤羅伯所編的三六〇問的教義問和答。

進一步，我們視察兩位已經學習寫的人，來看看他們是否能將所想的寫下，並正確的拼出給他們的不同的字。他們的表現令我們滿意，關於他們所寫的樣本，尤羅伯亦會帶到荷蘭。

願賜福音的神，以其聖靈不斷的加強賜給這些人，其聖名將因這些人的拯救而更榮耀。

您忠實的僕人們 C.Caesar, Niccasius de Hooghe 同上

五十三、摘錄自福爾摩沙長官、議會給印度總督議會的信——

熱蘭遮城，一六四三年十月十五日

……關於計劃中的教堂，要建在要塞中的適當地方，必須注意牧師住處的建築不要有太大的花費，儘量的由喜歡的人捐獻，否則，公司將不參與。本年該建築將不會完工，考慮到所需的相當多木材必須由暹羅進口，但大半的石牆工程將會完成……。

我們必須注意新牧師房子的維護費，而建一棟堅固的房子，如此，以後就不需要修繕房子了。我們認為這比公司輕率的建一房子來得更有利。

我們認為在一些人口衆多之地點建強壯的碉堡、建築物來維持公司在福爾摩沙的權威是不需要的，因為，我們一直可以用一五〇人到二〇〇人有經驗的士兵對抗所有福爾摩沙人的武力，在每次事件中保持我們的優勢……。

牧師尤羅伯離開此地時留下許多書，使我們有機會以購買他的書為核心，形成一個圖書館。我們估計最少也要一二四里耳。傳教士們都贊成這一光榮的構想，並熱烈的請求公司捐款幫助教會完成此一計畫。我們建議應由公司付給尤羅伯七四里耳。另外五〇里耳由教會基金中提供。

在尤羅伯前往各部落去向該地住民道別時，並對留下來的牧師們指出，當他來到此地之後，原住民的進步狀況，爲了能對閣下提出一份更獨立、可信的報告，我們派一位代表伴隨他。他們報告，認為事情比我們想像的來得更好，閣下將可由伴隨而到的報告中得知。

我們認同閣下的意見，因為福爾摩沙缺少共通的語言，

每個部落講不同的話，因此需要教育這裏的人荷蘭語，如同葡萄牙在他們的殖民地所做的。爲讓閣下滿意，這裏的弟兄決定訓練幾位孩童。我們將通知閣下有關於以後的成果。

因爲急需傳教人員，我們暫時允許五十位福爾摩沙人老師每日一里耳的生活費，來鼓勵他們工作。他們大部分能說、寫，而且都給予很好的基督教信仰原理的教育。對此，我們將等待進一步的指示。依尤羅伯的忠告，您閣下對如此可能有的決定。

因爲尤羅伯決定不繼續留下來做他的神職工作，且熱烈的要求離去，回到其祖國。我們已經允許他，與其家人乘Salamander號前往巴達維亞，使他能當面向您要求回到其祖國。

公司在此地支付，而在荷蘭取錢的人，已經記入一般帳目之中，付給尤羅伯一四、六〇〇里耳，此爲他自八月底到今存於此地的錢。

您最忠實的僕人們 M. Le Maire 等同上。

五十四、摘錄自大員議會給印度總督及議員的信——熱蘭遮城，一六四三年十二月九日

見於教會人士，對於做爲我們的翻譯人員的工作，表現出不願意且沒效率，決定派一位特別的翻譯，給予代理人（Deputy）的頭銜。對此，一位相當熟悉當地語言的教會人士可爲人選。他將可以幫助我們在蕭壟的行政、司法工作。

爲配合此決議，我們選擇傳道師 Joost van Bergen——他與一位原住民的女人結婚——選他爲翻譯。公司認爲他將爲公司提供良好的翻譯服務，而且可處理福爾摩沙的相關行政、司

法事務。

Maximilien le Maire 等同上

五十五、摘錄自熱蘭遮城決議錄，一六四四年三月二十九日至一六四四年十一月十四日

三月二十九日，星期二，候補牧師 Andreas Merkinus 正式向我們要求解除其神職職務，指派他任行政職務 (politycquen; Judicial)，鑑於沒有人比他更了解南方原住民的語言，決定嘗試性的，沒有答應他的要求的第一部分，但任命他為南方的行政員。因為他宣稱，如果我們反對，在他十年的合約期限滿期以後，他將回到祖國去。如果如此，必須有兩個人來接此工作，我們必須配合他的要求。

八月二十五日，星期三，召開議會時，收到有關宗教議會對福爾摩沙牧師分配的意見之報告，提及雖然總督認為在熱蘭遮城有一位牧師就夠了，但目前有范布鍊及夏約翰 (Joannes Happart) (註一八) 兩位牧師駐於城堡。因此宗教議會認為范布鍊住在這裡已經一年。而且比剛到的夏約翰更了解原住民的風俗習慣，應該駐於北部部落 Dalivo (他裡霧) 等地，在那裡服務。宗教議會也認為，值得派臨時候補牧師 Hans Olhoff 到大木蓮，做一位神職人員，在那裡服務。

長官聽了此報告，經詳細考慮之後，決定在信中簽名的人，需對此事寫一份更詳細的報告，以便能於議會中做更詳細的討論。

八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依我們最近的決議錄，我們要求宗教議會寫一份關於分配福爾摩沙牧師的報告，此報告目前已送到大員議會，經過閱讀，其內容如下：

既然兩位牧師駐於大員，且其中之一能夠，且必須前往福爾摩沙工作，依宗教會議，有兩件事情必須加以考慮、討論：第一，使此工作可適當執行的地點；第二，最適合此工作者。

關於第一點，宗教會議認為，此島的兩部分可以成功的介紹福音者——一位於我們的北方，一位於我們的南方。北方部落，如虎尾壠及其附近部落，應該送上述二位牧師之一前往。其理由如下：第一，因為如此，不僅北部，而且南部均可被照顧到，因為臨時的候補牧師 Hans Olhoff 目前正駐於新港，可以被送往南方，宗教會議也有理由相信他有充分的能力勝任此工作，因此，在投票時，大家一致贊成。

第二，因為如眾所周知的，南部地區部落相當不健康，不僅是我們荷蘭人，甚至連此島的原住民，若離開他們自己的部落到那裡暫住短暫的時間，經常會病死或受重病的侵襲。因此，宗教會議認為送兩位牧師之一到該地是不智的。牧師數目在東印度度的數目非常少，而且福爾摩沙教區並無法快速、容易的補充牧師。

第三，因為牧師本身到北部的意願也勝過到南部去，而此工作只有在充滿勇氣及果斷的思考下才能承擔。

第四，附帶的，藉由此，目前仍不完全服從的北方部落，可以將之與公司拉的更緊。而宗教是我們與這些民族結合的最確定的方法。

關於第二點，即送什麼人到北方工作比較適合？宗教議會基於下列理由，認為牧師范布鍊是最適合的，其理由如下：

第一、范布鍊已經在福爾摩沙居住一年，對當地人的風俗、習慣有一些了解；而夏約翰，一位新來者，對此尚沒有什麼經驗。

第二、范布鍊的健康情況較好，到北方部落去工作，須經歷長途困難的旅程，他比較能勝任。

第三、范布鍊為單身，比較方便到那裡；夏約翰已經結婚，而且他太太已快要生產了。

由於議會對報告及建議的考慮，及前述的理由，贊成宗教議會的提議，除了臨時候補牧師 Hans Olthoff 之外，以後再派一個人到南方，執行行政工作。

另外，新港、目加溜灣 (Bacolough)、大目降 (Tavakau)，此三部落到目前為止，均由駐於城堡的牧師來監督。行政當局決定，繼續由城堡的牧師監督此三部落。因為一來在蕭壠的牧師太忙於周圍部落之事，無暇照顧此。另外，在城堡的牧師也有機會來更加了解此部落這些人的性情、他們的習慣，而不會對他們無知。但是，當蕭壠的牧師到此地講道，進行牧師工作時，此地之人必須視他為牧師。議會派上等商務員 Cornelius Caesar 及商務員 de Hooge 通知宗教議會有關此決定。

八月三十一日，週三，對宗教議會的提議，要派目前定居在大武壠的臨時候補牧師 Olthoff 到南方。如果每年三次，每次一位或更多牧師前往該處視察，並依其職務功能，對於那些希望接受聖禮資格的人給予洗禮，如此，南部地區神聖

工作不會退步。

因此，由於上述的臨時牧師沒有權力來舉行洗禮儀式，也沒有找到比宗教議會所提更好的方法，我們決定接受其意見，贊成牧師每年訪問南部地方，直到情況允許我們改採別的行動。

我們的長老與執事 (deacon) 已經在職超過一年，宗教議會要求我們指派別人取代他們。我們依照慣例，每年由所建議的弟兄中選擇。我們告知宗教議會，我們準備接受兩個名單，而由其中選出我們認為比較適合的。

九月六日，週二，由於長官及宗教議會的議員要求，對於指派處理行政工作、教師與學校有關的教育人員的權限為何？同時，這些人在特定情況之下應如何行動？提供書面意見。同時，我們也希望知道宗教議會的意見，對於何人在必要的時候，指責、處罰學校教師，當他們是屬於神聖人員時。

我們於議會中討論此事，結果牧師們意見與我們相同，雙方均滿意一六一九年在 Dordrecht 舉行全國大會 (National Synod) 的意見，因此我們的決定如下：

(一) 宗教議會應該有權來解職、停職或苛責所有神職人員，且依他們所犯罪行的本質，附上應該採取何種處罰的意見，將犯人送到司法人員之處。如此，犯人的罰款或判決，均由此非神職人員的法官做決定。

(二) 所有參與學校的人，必須完全由傳道師或是駐在當地福爾摩沙學校的學校主管控制。行政人員 (politicus) 沒有權力指使他們做任何勞役，除非是非常緊急的事件，也要經上述駐在者的認知與同意下。但是，必須了解，這些是在不

需要上學的特別時間之下才能使役他們；這必須依照規則，即所有的人不參與學校時，是在行政人員的控制、指揮之下。

(三)最後，必須了解，根據宗教議會的意見，原住民長老沒有任何權力，什麼人可以不用到學校，因為有許多長老仍是異教徒，對於推廣上帝的教會的事情，根本不放在心上。只有新港社，因為新港是最老及最有宗教性的居民，直到進一步命令到達之前，他們例外。如此，希望能得到機會更加詳細討論此事。

本日，宗教議會交給議會兩組名單，認為最適合被選為執事及長老的名單，在這些人的期限到期後，能取代他們，他們是：

執事：財務員 Adrian der Burch (註一九)

下等商務員 Eduard aux Brebis (註二十)

下等商務員 Salomon Goosen (註二十一)

下等商務員 Wynand Rutgers

結果，同意由下列二人來任長老及執事

長老：下等商務員 Eduard aux Brebis

執事：下等商務員 Wynand Rutgers

議會進一步決定，因為宗教議會的要求，牧師范布鍊必須前往北方，由他親自選兩位傳道師及六位士兵陪同前往，去學習當地的語言，幫助他來建立教會。為此目的，宗教議會雇用 Dick der Meulen 八年或十年，並讓他在任滿時可以要求增加薪水為條件。

宗教議會另外的建議被贊成，即臨時候補牧師 Olthoff 依宗教議會的意思，已經被指派到南部之外，Hendrick Veer 必

須前往大木蓮 (Tapouliang) 來為那個地方的學校工作。同時也決定調傳道師 Jansen Hartgringh 由大木蓮到麻豆，學校教師 Winshoten 由大木蓮到阿猴 (Akou)，傳道師 Joost Gillesz 由目加溜灣到新港。

九月九日週五——一位中國人叫 Tiotouwa，住在大目降，已經與一位原住民基督教女人，結為丈夫及妻子，在那裡住了一段很久的時間，而且已經有相當的年紀了，要求他接受基督教真理的教育，如此，他可以接受聖洗。長官及議會在聽過宗教議會的意見，即如上述所提的理由，決定如果他已經對信仰告白，又合法的結婚，此女人應該允許與此中國人住在一起。為此目的，這位中國人置於宗教議會的監督，為學習此真正宗教的基本原理，特別由住在大目降的牧師來監督。

同時也決定，所有與原住民女人同居的中國男人——如同上述所提的例子——由宗教議會負責，在本年末或來年初，他們對宗教信仰的程度必須讓人感到滿意，若沒有達到此，他們必須與原住民基督教女人分開。如果他們已經有了孩子，他們必須提供財源撫養孩子。

這裡也有許多年長的人，男性及女性，他們住在一起，如同丈夫及妻子，無法很容易的教育他們基督教。由於宗教議會已經決定，如果他們經由行政人員主持而結婚，此行政人員努力地使他們了解結婚的意義，就允許他們住在一起。也決定，今後如果有任何異端，希望也做如此的結合，在他們提出要求後，於同樣的條件下允許之。

因為在福爾摩沙原住民學校教師的數目相當多，而每日僅由公司處得到很少的待遇，即一里耳，結果，讓他們許多

人關閉學校，而前往打獵、種田，而不注意學校，因此決定減少他們的數目，由五四人減到十七人，每人每月付現金四里耳，這薪水將不包含他們對部落人民認真工作而得來的米等。因此，我們可以認為，這十七位學校教師將可很好的維持自己的生活，將注意力放在學校；也可以了解他們將來除了自己本身的事之外，不能參與其他任何的事，而集中於教師工作。

兩位傳道師及六位士兵明天要陪同范布鍊前往北方學習當地的語言，幫助他在神職上的工作，依他們自己的請求，允許帶兩隻獵犬前往，來幫助他們獲得食物，因為北方地區相當野蠻，沒有生產。

由於一些已經提到的理由，及士兵必須從事於神職工作，因此也決定，他們從今以後每月給與三里耳的薪水，但沒有給予其他額外的支付。

九月十日，週六，本日我們接到宗教議會的來信，提到荷蘭人及原住民教師被用於神職及行政兩種工作，結果讓學校工作大受疏忽。例如，只需一小時的工夫就可完成的工作，學校教師藉口參與行政事務，關閉學校一整天。因此，有時發生行政及神職工作很不相同的意見，一機關命令學校教師到別的地方，而另一機關則希望學校教師留在原處。此對立的意見，結果不用說，忽視我們的教育工作，公司可以宣稱我們的服務做的不好。此情況明顯地告訴我們，一個人同時服務兩個主人，而且讓他們都完全感到滿足是多麼困難。

因此，在宗教議會的要求下，決定指派每人去做他們應該做的事，如此，可以除去引起不合諧的因素，工作的進步再也不會受阻礙。為保持此協議，不管是荷蘭或原住民教師

，必須由教會管制及為教會服務，而且僅用於學校工作而已。假若八位荷蘭學校教師中有三位被指派為行政員或通譯，此後，則不得再干涉學校或學校教師。

每一年中有一到三次，一位合格的官員或被指派的人，如被長官指派到部落來，而沒有助手在身邊。因此，傳道師、學校教師，在必要的時候，甚至牧師本人，在宗教議會的允許之下，必須為公司服務。

五十六、福爾摩沙長官及議會致總督 Antonio van Diemen

(註二十一)——熱蘭遮城，一六四四年十月十五日

在詳細考慮對另一個分派牧師的建議，為了擴張在福爾摩沙的基督教，和其他一些與教會相關的理由，在知會宗教會議後，可在我們的決議錄中更詳細得知，決定用如下的方法來分派牧師：

牧師 (J. Hapart) 夏約翰，取代范布鍊，主持在城堡內的宗教事務。另外，如同范布鍊所做的，夏約翰也要試著熟悉相當福爾摩沙的事務。另外，也要注意附近三個部落，即新港、大武壠、目加溜灣 (Backlangh)。

牧師范布鍊對於福爾摩沙之事，已經有一些經驗，已經被指派前往虎尾，由兩名傳道師、六名士兵伴隨前往，六名士兵將被訓練成為學校教師，他已經前往。在熟悉 Terkesian (二林語?) (註二十三) 之後，他會試著利用此，對使用此語的諸羅山 (Tiosen) 到馬芝麟 (Dorenop) 的十四或十五個部落，傳佈基督教的影響。(註二十四)

巴約翰，對新港語相當熟悉，有能力為我們在此地區提供重要服務，因此，留在蕭壠及監督大武壠、麻豆、多囉國

、諸羅山等四個部落。此外，他必須繼續主持新港、大武壠、目加溜灣的傳道師，直到夏約翰能處理。

我們真的很願意執行閣下的建議，並包含淡水、雞籠地區，但必須等待另外的機會。目前，此部分仍然未開發，居民也不文明。我們希望宗教會議考慮，最好是由南方開始，而往北方延伸。因此，爲了不使宗教會議洩氣，只開始在其附近部落改革，我們決定不將計劃包括這兩個很遠部落。

臨時候補牧師 Hans Olhoff，目前駐在新港，相當熟悉此地的語言，他已能派到大武壠，監督此部落及所有南部基督教化的部落。依照弟兄們的意見，他相當有資格擔任此職務。

爲了讓此教育主張更進步，我們依宗教會議的意願，減少原住民學校教師的數目。這些學校教師有五十名，每月由公司處得到一里耳。我們從這些人中挑出較有能力的十七位，並同意每月付他們四里耳，及由他們服務的社區，平常對他們捐贈一定數量的米，平常以米的折價率來貢獻給他們。至今，我們的學校教師花費太多時間於田野工作，但目前的安排，將使他們全心注入教會工作，使他們越來越適合此工作，得以應付任何緊急事件。

爲了更進一步鼓舞教育工作及掃除工作障礙，特別是教師因被叫去做別的工作，使他們不滿，牧師們因此同意，由實驗的方式，對學校教師及宗教上的助手有專斷的權力。因此，以後行政人員，除了在緊急需要或課稅的時候，不得支使他們。

爲了讓新規定得以完全成功，教會人員能夠盡力的達成他們的責任，牧師們答應一年至少三次去訪察那些居民已經

接受教義，而且適合接受洗禮成爲基督教徒一員的部落。

我們相信，經過如此的改革及其他採用的措施，事情將來會有更令人滿意的立足點，全能的上帝將會對我們的努力賜福。

在故司令 Harouse (註二十五) 及商務員 Dircq Schoutens 交給您們的報告中，陳述到，當他們還在雞籠之時，一些原住民爲了讓其子女接受洗禮而到雞籠的城堡來。但當上述兩人在此時，他們都沒有向商館長 (President) 或議會提及此事，因此，我們無法衡量如何採取行動。但是，我們必須將此牢記於心，同時希望隊長 Boon (註二十六) 能迅速打開馬芝麟 (Dorenap) 到雞籠的道路，讓我們可由陸路到該區，也讓牧師范布鍊能比其他地區的牧師更方便到該處。

由於福爾摩沙的教會人員日增，花費也增加。閣下將會樂意這些花費由島內收入來支出。我們做一些備忘錄 (註二十七)，在計算什麼是在此年不可免的花費，哪些可以期望在本年收入。閣下將會看到我們有四個主要收入，這些將可支付花費。另外，我們可以有其他的利潤，但因為這些似乎在目前並不需要，所以我們並未如此做，我們希望閣下的意願會得到實現，且將會高興的認可這些。

Francois Caron 等

五十七、福爾摩沙議會給總督 Antonio Van Diemen——熱蘭遮城，一六四四年十一月十七日

牧師范布鍊由於發高燒，在此躺了兩個月，幾乎病亡，最後終於痊癒。他已遵照我們向閣下報告的決議錄，前往北方部落，他將教導那裡的異教徒耶穌救世的教義。我們真誠

的相信上帝會為他的努力賜福，您將會高興的看到我們給他的指令複本。那些地方的人民看起來似乎仍然相當野蠻和非人性，因此，范布鍊的工作將不輕鬆，在此期間，他將住在虎尾壠。

行政人員 Antony Bony 和候補牧師 Hans Olhoff，因同樣任務，已經前往南方，將住在大木蓮 (Tapouliang)。前者將課取稅收及行政工作，後者將參與學校及所有的宗教工作。閣下將會由交給他的備忘錄得知其任務。

五十八、摘出高級商務員 Johan Verpoorten 從一六四四年十一月一日到一六四五年十一月一日，由本島送致巴達維亞的信件蒐集——巴達維亞城，一六四四年

……在故長官 Traudenius 時期，許多新大目降 (New Tavakan) 的家庭，其總數超過六十人，要求接受基督教的教養，因此，允許他們住在新港。之後，他們不斷的要表示要離開新港，回到他們以前居住之處。雖然我們反對，而他們卻自行離去，築新房子，並準備耕種。現在為了給他們和一些可能效法他們的人一點點教訓，我們摧毀了他們的房子和田園，進而我們將這些家庭帶回新港，而且將兩位首領繫上鎖鍊來懲罰他們。

自從地方集會 (Landdag) 以來，事情過得相當順利，傳教士們很滿意的完成他們的旅行訪問。在福爾摩沙的傳教士的增加，使每日的花費增加，因此，必須考慮如何節約。長官已簽一份備忘錄，指示我們一年應該的花費；同時，在緊急必要之時，如何增加花費……。

為了擴張在福爾摩沙的基督教及制定宗教事件的規範，

已對從事宗教工作的傳教士重新加以分配，他們專門從事宗教工作及調整他們的助手新的等級，其情形如下：

夏約翰代替范布鍊，留於城堡，同時要照料附近的三個部落，新港、大目降和目加溜灣。

巴約翰相當精於新港語，將留在蕭壠，同時照顧大武壠、麻豆、多囉國和諸羅山等部落。他同時在新港、大目降和目加溜灣說教，一直到夏約翰能夠做這些事。

牧師范布鍊已經在福爾摩沙有經驗，被任命同病患照顧者及六位士兵（準備將來成為學校教師）前往虎尾，去學習二林語 (Terkesian)，等到進一步熟悉此種語言之後，將可努力於使說此語言的部落——約十五、六個——使他們成為基督教世界。

長官聲稱他很願意同意總督的建議，並擴大范布鍊的傳教區到淡水和雞籠，然而，因為這地方的狀況仍然相當野蠻而不安，因此不得不暫緩。而宗教會議則傾向於另一計畫，認為由南方開始比較好。長官為了不使宗教會議失望，乃贊成之。

臨時候補牧師 Hans Olhoff 住在新港，且相當熟悉此語言，被派往大木蓮，並監管南方已經傳介基督教的部落。根據牧師們的意見，他有能力執行此工作。

一六四五年三月，依 Caron 的意見，對於福爾摩沙的住民來說，介紹荷蘭語給他們是太過困難了。但最好能有二或三個比較為人所知的土語，使其成為全島通用。為達此目的，必須盡各種努力。

對於將要召開的部落會議，北方部落訂於三月八日，南方部落訂於四月四日舉行。長官認為，為了教導未文明的福

爾摩沙人更忠誠及願意配合我們合理的要求，舉行這種會議是相當必要的。他認為親眼看到的比聽到的，即直接的溝通比間接的溝通，更能達到目的。

收穫是如此豐盛，因而強烈需要人手，長官乃向總督建議，爲了將來能有好的收穫，非常需要派一或二位傳教士及一些傳道師來。傳教士將可派於北部地區，如淡水、雞籠及噶瑪蘭灣（the bay of Kabaalan）；而傳道師可以取代多數生病或死亡者的位置。這些需要的人，我們希望由最近將到來的數艘船中選出。對此事，我們必須獲得完全自由的選擇，甚至於一些已經特別派來駐在福爾摩沙的人，因爲對於我們所要求需要完成的工作，有些人會比其他更適合。

另外的要求是，一些能寫字的基督教士兵，每年於巴達維亞的軍營中選出，送來本島，俾訓練成爲學校教師。我們對駐於此的士兵已經做過試驗，但大致來說，他們是不適合此工作的。

宗教會議向 Caron 宣稱候補牧師 Ollhoff 已獲得所需要的知識，福爾摩沙需要他服務，並比照他的工作給予薪水。這是一個對 Ollhoff 有利的決定，如此，他將更努力的貢獻教會與公司。

對於年長者來說，學習福爾摩沙語言是相當困難的，因此，如已向閣下提及，五位十、十三和十四歲已經有一些書寫知識的男孩，被置於不同的部落來學習不同的方言。除非長官有另外有指示，否則，我們想將之增爲十二或十四名。

牧師巴約翰的十年服務期限已經服務了一半，他每月薪水九〇荷盾，他在一封三月十四日的私人信件中要求增加薪水，他希望閣下能給他有利的答覆。

一六四五年四月，依長官的意見，關於教會之事，每年花二萬荷盾，基督教化的進步卻是如此小，但是，當我們想到此工作被評價如此高的時候，每年花兩萬荷盾是一個相值得注目的數字，特別是在南部的人，一點也不懂的基督教化，而只是聽過基督之名。這些現狀主要必須歸於學校教師，他們以前大都是士兵。有些突然死掉，有些在任期期滿後離職，有些甚至過著不道德的生活——最近有三個例子——，因而留下來的，甚少有適合於其工作。因此，跟隨而來的，值得稱讚之事就遇到了阻礙。但是我們在蕭壠、麻豆、新港、大目降和目加溜灣五個部落都有進步，並令人滿意。

牧師夏約翰仍留在城堡，部分是因他生病，而他的太太又懷孕，不久之後他的太太死亡；部分因他的衰弱是如此嚴重，以至於很可能追隨其妻而去。

牧師范布鍊看起來似乎有比較健強的體質，不僅宗教工作令人滿意，同時在虎尾也完成好的警察工作，用溫和的方法將一些不服從的人遷離其村，目前則因他們的行爲被處罰加上鎖鍊。

他將遵守上級給他的命令，注意傳教事物、人物和 Overwater 先生之事。他同時宣稱他詳知尤羅伯的所有惡行，同時很希望知道閣下您得到 Overwater 的信後之觀感。

五十九、由臺灣會議給總督 Antonio Van Diemen——熱蘭遮城，一六四五年二月十五日

由於公司所控制的地方界限擴大——此時可期待每年擴大——我們的收穫量大，而勞工不足，因爲工作分配到各地，而且必須處理很多事。因此，我們請閣下考慮，是否此地

不需要的一、兩位牧師或傳道師，將他們派往北方，如淡水、雞籠及噶瑪蘭灣及一些緊鄰的部落。同時，並補充在……（註二十八）的地方傳道師的話將會更好。

我們更希望閣下能提供我們一或二匹波斯馬（若可能的話），因為這裡不斷的有長期旅程，因此，馬是相當需要的。除了自己經常由陸路訪問駐在地外，亦派督察員由陸路參與。行政人員、牧師、傳道師，每天由一部落到另一部落去視察、解決事情及開拓基督教教育，總之，我們在此地和母國一樣，每天從事工作。

Francois, Caron, M. Le Maile, Arieaen Van Burch, Bocatus Portanus, Philip Schilleueas.

六十、熱蘭遮城的決議錄，一六四五年三月二十四日到十一月十六日

四月二十九日，週日，鑑於傳教士范布鍊牧師除了神職工作外，也自願的花很多時間於虎尾的行政工作上，讓我們相當滿意，由於此工作是相當不簡單的，因此，我們認為前述傳教士在其工作地區，取得對中國人稅收的三分之一，及中國人因法律事件被罰金額的四分之一是合理的，如果他們所提到的事情，在我們這裡以正式的訴訟確認。

同時決定，士兵捕捉一個中國犯人，將可得到一些補償金做為酬勞，在虎尾壟由牧師來處理，在此則聽從長官的指示。

爲了免除我們在大員許多不必要的麻煩，決定前述牧師范布鍊在其區域中（延伸到最近馴服的諸羅山），除了涉及死刑及其他重大事件之外，有絕對的權力處置。

五月十七日，星期三，我們感到很遺憾，一些婦女（已婚或未婚）幾乎公然的有不知羞恥的、髒的、妓女的醜聞，與幾個男人或年輕人，被她們誘惑而非常不敬神的行爲。看見基督之名在異教徒中被中傷，如果沒有採取適當懲罰的話，將會使神（一個神聖的神及所有不潔的敵人）正義的憤怒及懲罰。因此，本日大員議會決定（三名姦婦已落入司法的手中）蓋一間婦女懲治所（House of Correction），如同在巴達維亞值得讚賞的機關，建立在公司醫院之旁，大員之南，司法裁判所的對面。

此婦女懲治所，除了上述三名婦女之外，尚有其他許多可能被捉，將在此進行相當嚴厲的懲罰。此外，犯人必須從事工作，賺取其花費，並課與適當的稅。關於其數目及詳細情形，將會在適合的時間處理。

同時，在公司經營不善時，我們不希望加重公司負擔（至少如果能避免的話），材料的錢和建築房子的錢，須向公司先支借，再由犯者的課稅、罰金，或由犯罪者諸如非法結婚者的財產中取得，詳細方法由我們制定，或以通信方式呈報巴達維亞來決定。

一六四五年九月四日，周一，牧師巴約翰、夏約翰和候補牧師 Olthoff 被命令負有如同范布鍊在其地區工作的責任，也負責行政司法工作。

六十一、摘自大員日記，一六四五年三月十五日到十月十八日（註二十九）

關於大木蓮人（Tapouliangier）的案件，被控訴經由異教儀式結婚而與兩個女人通姦；另外與兩位未結婚的女人通

姦，由於不方便帶到城堡，Oihoff乃與長老協議，依犯人的罪行罰錢，並罰鞭打四十或五十下，同時命令他離開所提到的三女人，而和最先結婚者住一起，永遠不與她分離。

六十二、摘自大員議會給印度商館長及議員的信——熱蘭遮城，一六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

……持續不斷煽動原住民的中國烏合之衆，已經被根絕且放逐，因此，整個西部海岸，從大員到淡水、雞籠，變成安全，人們可以無危險的來往旅行。

這個行動是由牧師范布鍊——一個有明確判斷力的人所領導，他打開了我們的眼界。自從他定居到北部地區，漸漸的熟悉中國人所隱藏之地，詢問他們的秘密道路，他已發現許多河流，有許多分支，而這到目前為止，尚未為我們的海員所知。

看起來，似乎中國人利用漲潮之時——假裝成魚夫，並持有魚業許可證——企圖進入這些河流，他們在部落裡相當的自由，煽動居民反對公司，且做他們想做的事。

但當他們看到炮火接近（他們陷入困境）時，有的立刻逃到山上，有的逃到淡水，另外有一些人乘船到海上。

但並非每個人均逃走，有四個人為我們所捉。我們仔細審查這些犯人，而且加以酷刑，他們承認，數年來他們秘密的住於此，並與當地的原住民非常親密，也與他們貿易。他們其中之一有相當強壯的體格，名字叫Twakan，他曾於一年前為我們所驅逐，他曾任海盜的副首領，此人被判與其前一位首領同樣的刑罰——在南部的部落會議時，將在衆人的面前被處死。其他三人因找不到足以致死之罪，釋放他們，並將

之驅逐出福爾摩沙。

一些逃亡成功的匪徒，無恥的假冒我們的名義，要求住民提供貢物給公司，並成功的將之裝入戎克，沿著我們所不知的支流前進。但此出口目前已被封閉，同時決定不再發通行證或許可證給任何北方的人……。

我們知道高貴的商館長（President）和議會議員對每年有關教會事件的花費高達兩萬盾相當驚奇。而且當我們想到，在此努力的結果之下，僅有少數幾位可以被稱為基督徒，顯然此吃驚不是沒有理由的。這些人，如同閣下所正確宣稱的，僅僅是名義上的基督徒。特別是在南方，無疑的，僅是用其語言記住基督基本教條，但無法解釋其意義。換句話說，他們不知其意的朗誦之，如同鵲鳥般，僅類似地複誦經教給他們的聲音。當我們更進一步的審查時，許多事情我們覺得必須做一些評語，首先，我們必須說，我們對過去的虛誇感到相當吃驚，對過去幾年基督教在此所形成的進步的虛誇。確實，此報告被過分渲染，除此之外，別無其他的理由。因為由少數懂得其語言的教師，在很短的時間內，如此多的人改宗信基督教，這是一件小事？或者是可能的事？如果這些人是使徒（Apostelen）的話，此擴張可能真正發生，其結果也將如其展現的一樣。但事實上，發現結果卻是相反。為了對閣下們應有的尊敬，高貴的紳士們，我們希望報告有關於我們對此事的感覺，陳述其真正的事實，以減輕我們的愧疚。

大部分的學校教師是由士兵階級選出，來學習語言及教育他們。但在他們語言學成之前，他們不是死亡，就是服務期限已滿，期望由別人來接替。他們大半犯縱酒、通姦、姦

淫之罪，事實上，是過著最醜陋的生活。事情如此嚴重，以致於幾乎不到四分之一達到我們的要求。不久之前，三位比其他人更精於語言的學校教師，犯下寡廉鮮恥的惡行，被帶離其部落，隨後其惡行的證據被送到這裡來。我們可以提到更多類似之案件，但因為怕使你們感到厭煩，所以我們沒有再報告別的案件。

我們也不想告訴閣下們這裡的情形是多麼令人沮喪，或是徒勞無功，不，這決非我們之意。我們唯一的希望是，帶著適當的尊敬來向你們陳述，對福音的宣傳未曾如某些屬於教會之人所陳述那般努力的實行。在我們留在此島的期間，不允許教會的僕人不盡責做事。加與他們身上的工作是非常沈重的。但他們用的手段一般是脆弱及無效的。所以，課予刑罰，處予訓誡，及採用所有可以想像的方法，來使工作更加有效率，正像我們剛向你們指出的。

基督教在蕭壠、麻豆被接受，且進步，是我們高興的泉源。在新港、大目降、目加溜灣，不如麻豆、蕭壠一般好，但仍相當有希望，但是，我們必須記住這五個部落位於最靠近公司的總部，其餘位於更遠之處，則沒有這麼好。我們仍須相當的時間，特別在上帝的祝福之下，才能帶他們進入神聖福音之光。

看起來尊敬的閣下們無法贊成我將范布鍊（其妻最近死亡）派到北方，及夏約翰仍留在城堡的安排。之前提到的夏約翰目前生病，他逐漸的喪失體力，目前僅剩皮包骨。他的妻子當時懷孕，經過長期的痛苦而死亡。更甚的是，夏約翰先生對此島沒有任何經驗，無法預期他所經手的工作有何美好的成果。他確實是在精神方面相當有才華者——我們必須

承認范布鍊也一樣——但太弱了，無法在福爾摩沙做任何長的旅行。長久的疾病，使他變得相當衰弱，雖然他相當努力，但幾乎不可能完成其任務。而且我們害怕不久後必須哀弔他的去世。

相反的，范布鍊身體非常強健，而且賦有相當敏銳的思考及聰明。除了宗教工作之外，他也僅由少數人的幫助，執行行政工作。在虎尾人叛亂時，他迅速地恢復了秩序。藉由戰略及一些溫和的方法，他送了一些叛亂者到我們這裡，這些人仍然被鍊在這裡。他最初清除在北方部落走私（註三〇）的中國人，後來也清除這裡的農人，大家認為他的工作顯著且成功。總而言之，他為公司提供相當大的服務，因此，我們得到前往北方安全的通路，節省了指派司法人員的錢，除了與原住民不和的許多泉源。

對於高級商務員（super-factor; upper coopman）Cornelis Casari，他原本與十六位士兵一起留在蕭壠，在那裡從事行政工作，我們命令他及其隨從到大員，派他處理這裡每天的日常工作。因為目前在蕭壠的進展非常小。但整個部落居民仍在他的司法管轄之下，任何需要的時刻，他必須訪問他們，當然不是現在，他目前在日訪問中。

我們向閣下們保證，尊貴的先生們，我們所努力的任何事情都是最有良心的為公司服務，絕對不允許任何傳教人員作任何可能是不適合，或是損害我們利益的事。

關於尤羅伯的訴訟，我們並非不知，特別考慮到我們的前輩採取和平及防止任何麻煩與抱怨時，我們只能說，如果像這種事發生，我們相當懷疑是否需要與別人一樣忍耐？

但是，教會的僕人沒有對他們的行為給予責罰的理由。

該牧師及依賴他的人也模仿此例，讓我們滿意的，對我們表示正當的尊敬，我們只能滿意他們，並感謝他們對我們提供的服務。我們將樂意注意閣下對於此事相關事情的法規與法令。

Francois Caron, Nicasius Hooghe, Philip Schilleuans

六十三、摘自福爾摩沙長官與議會給印度政府的商館長及議員的信——熱蘭遮城，一六四六年一月三十一日

……福爾摩沙宗教議會非常關切的推薦並要求我們向閣下們要求，再派另一位牧師來幫助建立基督教世界，要求的理由如下：

1. 牧師范布鍊服務到期的時間剩下不到一年，他目前長期受病痛之苦，他極有可能準備要求離職。

2. 牧師夏約翰也長久因健康不良而受苦，他可能會因病而死亡或者是永久的病痛，因此，也必須離開職位，而只留下牧師巴約翰一人。但工作是如此繁重，因此，如果我們要保有經過許多努力及犧牲後才得的成果，就必須派人來支持（我們也有同樣的意見）。因此，我們向閣下要求，如果情況允許，且有足夠的牧師在巴達維亞，希望閣下們謹慎的考慮宗教議會的要求……。

Francois Caron

六十四、摘自熱蘭遮城日記——一六四六年二月二十七日到十一月十日

二月，據報有一些部落之人，沒有向我們報告，且違反我們的指令，搬到別的部落。因此向他們下了一個原則性的

命令，禁止他們如此做，今後如果要遷居，必須先請求我們的同意，如果有正當的理由，我們將會允許之。

我們通知已經接受基督教教育及懂新港語諸村的長老們，他們必須尊敬、順從牧師，特別是住在其地方的學校教師、傳道師，而且他們必須經常的到學校及教會，也要使其孩子們、年青人習慣於此。因為許多教會的人抱怨，這些基督徒對於應做的任務非常懶散。

另外亦通知，可以期望得到贊同，在此實行的一般罰金，我們認為最好是繼續徵收，將來如同以前所做的，用來幫助建教堂及學校。

另外，當稅收徵集以後，每個部落須提供其原住民學校教師或老師一些米來支持他們。這是一個已經幾乎成為定例的習慣。

四月五日，本日召開議會，宗教議會的代表交給我們一份在南部福爾摩沙教會及學校的報告。此報告首先由候補牧師Ollott交給宗教議會。Ollott依宗教會議的命令，去訪問所有已經接受基督教教育的部落。因一些無法預料的阻礙，使他無法到此島的最南端。

由此報告，我們得知，兒童及成人參與學校的情況，在全體人數上增加了，特別是麻裡麻倫（Verovorong）、大木蓮、阿猴（Akau）及塔樓（Swatanau），而在茄藤（Kattia）、力力社（Nette）及放索的學校，其參與狀況並不佳，但他們承諾要改正。

關於教會，在麻裡麻倫及茄藤，相當好的遵守齋戒日，但在其他地方，其日子過的相當可恥，其居民褻瀆神，沈迷於縱酒，……我們必須給與適當的處罰來改正。

爲了使一切事情更有秩序，得到更滿意的結果，在對學校及教會的規則稍做改變後，教會給予權宜之計，提供 Olhoff 一份指令，將來他必須遵守之。

六月十日，我們接到候補牧師 Olhoff 在九日由麻裡麻倫寄來的信，其主要內容提到他剛完成在南部地區的視察，發現那裡所有的部落及學校均處於相當繁榮的狀況。

四日，當 Olhoff 在塔樓時，有幾位 Kinitavan 的人到 Olhoff 面前，宣稱有一個叫 Sapomou 的部落，位於離 Kinitavan 約半天路程的山中，希望下來與公司和平相處，而 Olhoff 相當誠懇的邀請他們來。

由於乾旱，爲此山中的部落帶來嚴重的災荒。因此，與他們平日的習慣相反，這些住民由山上到山谷來，與住在山裡的住民貿易。Olhoff 抱著希望，在一段時間之後，我們爲這些人的努力將會好結果。

八月十四日到十六日，在議會開始前，宗教議會的議長范布鍊牧師，他讓我們看兩件宗教議會討論的文件，是由夏約翰所編纂問答形式的《關於基督教徒生活實行的訓令》。

此文件主要是在展示，一般到目前爲止所用的教義問答（亦附上一份），經常錯誤的引導人民。基於基督教徒的熱誠，宗教議會同意，爲了提高教會在福爾摩沙的繁榮，對於教義問答的第三部分，有關態度部分，應該重新再編纂，經由我們認可之後，用於所有的學校。另外，宗教議會認爲，由牧師尤羅伯所介紹的基督教的問答（Vraagstukken）是不適合使用，因此，命其他尊敬的弟兄編纂一個更廣泛的問答，當然，必須經過我們的贊同。

在經過深思、熟讀交給我們的文件時，我們很吃驚的發

現到爾摩沙住民到目前爲止，從未接受好的教育。同時，我們高興的滿意有此新的、更適合的編纂來教育人民，因此，我們一致表示贊同宗教議會的決議，同時讚揚它對此事所展現的熱誠。

六十五、摘自長官 Caron 給印度總督及議員的報告……在

Joncker 號上，一六四六年十一月

……候補牧師 Olhoff 曾努力執行在南方的工作，在去年冬天，藉由不休止的努力，使得此已陷於衰敗的工作大大地復甦。他爲我們再開學校，宗教議會對此相當滿意，我們因此有了好的希望，此工作將會有好的持續運作。但讓我們感到沮喪的事，事情有所轉變，因爲在夏天，所有熟悉語言的學校教師成爲年度夏病的獵物，學校工作似乎再度荒廢——真是一個相當悲傷的事。但只要可能，用我們的方法，將能再度開始，當我出發之前，事情已經開始改善。

在許多范布鍊統轄的部落，教會工作，特別是學校，遇到許多麻煩。其原因之一是前者在此地的壞名譽，另外是因爲學校教師，如同許多南部部落一般，得到同樣的病，他們之中有許多人死亡。范布鍊也長期有了病痛的危險，他要求到大員。贊美主，當他在大員時，他的病情有了相當的進步。雖然有上述障礙，范布鍊在分配給他的地方做的相當成功。我們可以由上帝對他的工作特別祝福看到，閣下們也可以由他教授十八個月的學生的筆記本中判斷出來。

在牧師巴約翰的區域，雖然事情的發展有一些不太如我們想的，但事情也非常順利。有一段時間，巴約翰病於蕭壟。由於生病，他喪失一些學校教師，爲了要恢復體力，

他回到城堡，在那裡住兩個月。

但此兩位傳教士在大員時，並未白白浪費時間。對於基督教傳教的工具做一基本的改革：原來由尤羅伯所編的教義問答——被認為不適合，因此取消之——已經由一新的來取代。宗教議會認為此是必要的，同時很適合促進神的王國。這些文件的複寫，您也可在我的信件中看到。（註三二）

對於政治的或世俗的政府統治臣服於公司的福爾摩沙臣民，對於他們現在分配的地區，不必那麼需要的再另外指派行政官員到那裡去。我已從雙方面觀點來判斷，而據我的經驗，行政官僅是名目上的官員而已。要言之，他們很少做交給他們的工作。日常事情並不繁重，牧師們可以輕易的解決，而比較重大的案子，如對犯人的處刑，則在城堡執行。

對於支持任命行政官也是一筆相當的花費，因為我們發現，他們所用的費用僅能由他們在工作上來得到。

但，這有兩個更重要必須考慮的，第一，公司支出行政官的花費，他們至少需三人，而這些時常是不需要的。

第二，行政官與宗教人員的不和是最值得擔憂的。因為他們爭論的地點離長官及議會的住所太遠，我們相當困難要這些爭論者保持和平，熱心於我們的利益。他們之間不和的情形愈來愈烈，他們不僅不互相給予必要的幫助，同時也侮辱、傷害對方，是一件最讓我們感傷的事。

引起事端的主因是，這些被任命為行政官的，不論是上等商務員、商務員、下級商務員，他們不了解他們的使命，誤解、不服從給他們的規則，持續的與教會人員糾纏不清，強調他們對牧師們擁有絕對的權力，牧師必須和臣民一般臣服於他們。有時，他們也如暴君般的要求。

這種專橫不合理的待遇使牧師們喪失興趣，讓他們認為在福爾摩沙，宗教人員的工作是一種讓人無法忍受的，結果，他們不想做此工作，同時，雖然持續的花費，學校的被忽視，學生也受害。

行政人員要求任何人，無論大小，都要尊敬他們，服從他們的最高權威。另一方面，也要求，如果人民得要教育及教授聖靈之事，學校教師及牧師們有權力要求他們必須參與。這使得這些原住民的思考感到驚奇，他們不知要聽那一邊的。他們的智力相當差，天性愚笨，甚至無法了解傳教給他們的三分之一，更不用說消化之。

所述之事，如深植的疾病，造成相當的破壞。但是，在我停留福爾摩沙時，我已改進了此事，我廢除了行政員，正如我向閣下報告的。

這是我堅持的意思——我等待閣下的指正——在此批判的時期，如果事情再如他們所做的進行，我們無法期待成功。而事實上，在這可憐未開化的人們其思想未經由宗教及世俗的教育啓迪之前，行政人員是不需要的。

Francois Caron

六十六、摘自大員議會及宗教議會的決議錄——一六四六年八月十六日，熱蘭遮城

以此地宗教會議的名義及其命令，主席范布鍊呈現給我們尤羅伯為福爾摩沙原住民所編輯的小問題書，和一份由牧師夏約翰所輯，關於基督教徒生活的問答實習，由宗教議會的決議錄提出分析如下：

一六四六年三月二日——當討論到住民接受如此不良的

教材時，我們進一步思考，用何辦法來增強這些人民對基督教的知識及實行基督教徒的生活。最後決定：第一、對尤羅伯運用於介紹給福爾摩沙各部落的小問答書（the small catechism ; de ordinarie Vraechstuckens），我們決定在段落間加入小註來解釋。這些小註首先必須交給學校教師，並由牧師教授，以便用於教導原住民，並命令牧師范布鍊主持，實行此決議。

再者，關於處理感謝（thankfulness; danckbaeheyt）的問答書部分的解釋，也必須加以補充，如此，知識可以與道德結合，並教育原住民的心如何虔誠敬神。由秘書負責執行此工作。

八月八日，關於命令秘書所彙整的《實行基督徒的生活》（Practice of the Christian life）的條文，在宗教議會中宣讀，也詢問了眾弟兄的意見。他們回答，這些條文寫的相當正確，適合教導聖經。進一步，他們認為這些條文可以用來教育所有福爾摩沙的學校。宗教議會決議，在通知總督及議會後執行。

關於基督信仰的問答書，以前由牧師尤羅伯所編輯，用來做學校教育之用，現在我們命令范布鍊來負責補充註釋。宗教議會的主席宣稱，此問答選擇的相當不好，其規定也很不適當，無法用註解釋來加以改善。以其目前形式的問答，不適合於用在福爾摩沙的教育。

經過宗教議會的數名成員對此問答的解釋並表現出與主席相同的意見，決定另外編纂適合教育目的的問答書。

同時也認為必須在權宜上儘可能留用以前問答的字句。關於其缺點，則用尤羅伯離開大員不久以前所做的大問答教

材來補充，如此，雖然只改變最壞的，但當一個新的問答取代時，並未變更多少字，人家才會習慣之。

宗教議會同意將此通知長官及議員。

上述的文件，在宗教會議的期望下，經由每位議員多次的思考，引起我們相當的吃驚，經過這麼多年，福爾摩沙居民居然沒有接受到比尤羅伯的小問答更好的教材來教育，而此教材，宗教議會本身還宣稱它不適合於學校使用。

議員進一步宣稱，在大略檢視牧師夏約翰對上述問答第三部分重新編纂，他們很高興且滿意其工作。

上述宗教議會基於基督徒動機——對於最值得讚賞，有熱心促進福爾摩沙教會與學校，值得最高的讚賞，我們給予熱心的感謝——經過深思，宗教議會的成員全體一致贊成，並由議會確認，認為不僅是必要的介紹夏約翰新編的問答給學校，同時，在宗教議會的贊同之下，應該授權給范布鍊編纂新的教義問答或教育信條，以便取代尤羅伯老的信條及其他，並使用於福爾摩沙的所有學校。

為了讓宗教議會能徹底的了解及贊同我們的決議錄，我們命令秘書抄一份副本，由我們選派的代表送交給宗教議會。

Francois Caron 等簽名

六十七、摘自長官總督 Caron 給商館長 Overtwater 和福爾摩沙議會的指示——大員，一六四六年十一月五日

……目前最急迫，不能有一點延遲的是，應該驅離大武壠（Tevorang）的女巫或假的女祭師。由於她們異端的、魔鬼似的迷信，他們對我們仍未開化的改宗者有相當不好的影

響。她們阻害了我們的子民得到唯一獲救的真理，此種邪惡我們再也無法忍受，女巫對他們的危害，更勝於基督教老師們全力給他們的好。

居於某些閣下所知的理由，陳述之事到目前為止一直被默認。但以前接受此事的意見已經被取走，且完全消失。進一步，有關女巫的抱怨增加到我們無法忍受的程度，必須不能有任何同情心，須採取最嚴厲的方法。同意閣下的命令——不只一次由巴達維亞來到——堅決的行動將於下個冬季舉行，如此，將這些有害的致命者從大武壠和其他我們的人所住的部落驅離，將之禁錮在大員當局所能安排之處。

關於政府對於福爾摩沙的行政工作——到目前為止都由神職人員執行，且成功的得到我們的滿意——你將會認可我離開時候的現狀，而不加以改變。同時我建議閣下，在與牧師們溝通、通信的時候，讓您的仁慈與平和的情緒充滿信件中。我建議閣下以溫柔的方式鼓勵他們完成任務，並要求您以仁慈對待他們。閣下可以看到我如何應用上述的方式來對待他們，相反的，他們給我相當多的理由來滿足他們。如此，神聖的工作將會得到進步，你的心靈將會充滿平靜，您的名譽也將會愈來愈好。每一個人都知道，當他在執行工作時，受到別人的精神支持，而以愛心及感情鼓勵他繼續其職務，那對一個人的感覺有多麼大的鼓勵與支持。神幫助我們，現在我們只有少數的牧師可以使用，在基督教組織內僅有少數的勞工。因此，我們有理由給他們高度的評價與對待他們，讓他們不會對工作厭煩，而且是帶有熱心與好意。

候補牧師 Ollott 相當熱誠，而且想在福爾摩沙停留更長的時間，是目前我們唯一能用於臺灣南部的人，因此，您將

會鼓勵支持他繼續工作，並支持所有為教會與學校做良好服務的人。

Francois Caron

六十八、商館長及福爾摩沙議會給印度議員的信——熱城，
一六四七年一月十八日

目前只有兩位牧師在大員及福爾摩沙服務，其中之一，范布鍊非常希望在明年離職，已經要求我們寫信向你們報告此事。在南部有一位候補牧師 Ollott 及五位傳道師、二十九位學校教師。巴約翰牧師於十二月二十三日平靜地去世。因此，這裡的工作進行的非常不順利；如果夏約翰牧師沒有表示他希望要監督學校，維持運作秩序，那將更不堪設想；而他的幫助，是我們非常歡迎的。

巴約翰的死亡，范布鍊的即將離去，使我們到目前為止只有少數的人力，在如此廣大的地區工作。讓我們認為，若最近的季風期間，有數位牧師來參與我們的工作的話，將會是相當好的事。

在此重要時刻，基於被指派到蕭壠的牧師的死亡，而使神職及行政工作出缺。我們派一位有能力、虔誠、和平的人，即 Eduard aux Brebis 為代理者，我們相信，他在職務上的能力將會讓我們滿意。我們依照 Traudenius 為長官，LeMaire 為商館長時的決議。他們派賦有行政權力的代理者到部落去，牧師們已經不斷地抱怨，他們執行行政權力，帶來相當的麻煩及傷害他們的神聖功能。確實，在當時的決議錄已經提到，現在我們又再度的閱讀到。

現在，我們特別強調 Brebis 的資格，甚至可以說，以前

曾任行政人員的人，有許多引起牧師們的不滿。對於此，我們很希望能避免之。我們不擔心 Brebis 會引起任何人的不滿。長久以來，他一直擔任教會的長老。當他被選為長老的職務時，牧師夏約翰宣稱，此選舉讓他十分滿意，因為他很了解 Brebis 是怎樣一位有價值的人。總之，夏約翰被議會通知此決議時，他表現的相當滿意。

由我們所聽到的，Brebis 本身也似乎很滿意他被指派的工作，也完全了解行政職務與神職工作的職務不同。

沒有任何決議顯示企圖調動行政人員離開此地方，相反地，我們由印度總督、議員所寄來的信中得知，他們的任命被高度認可。由於其他許多理由及簡潔的原因，決定在目前最適合的時機，指派行政人員到牧師 Bravius 監督的轄區。而對於其他牧師監督的轄區或部落，則不加變動。

我們一點也不懷疑，在仔細思考這些文件及報告之後，閣下將會認可我們目前所開始做的有利於公司，且允許我們目前的安排成為永遠性。

【註釋】

註一：關於尤羅伯與范布鍊的爭論，可參考林昌華《殖民背景下的宣教——十七世紀荷蘭改革宗教會的宣教師與西拉雅族》，收於潘英海等編《平埔族研究論文集》，中研院臺史所，一九九五。

註二：Couckebacker 是今年九月十五日到臺灣，先到打狗 (Tainco-ya) 視察，之後，在與長官一起視察北部部落，十一月七日離開臺灣。《臺灣日記》冊一，頁四七九—四八四。

註三：此三部落的確實地點不詳，大約位於大目降的北方，尤羅伯

為了方便教育，將他們遷移到大目降，交由 Agricola 監督。註四：事實上虎尾壠尚未完全臣服，《臺灣日記》冊一，一六三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的報告就提到，虎尾壠的人仍然驅逐中國人在他們的鹿場打獵，頁四八三。

註五：Geraldus Livius 也拼做 Gerladus Levius、Geraldo Levij。一六二五年為牧師，一六三六年到巴達維亞，一六三七年到大員為牧師，與尤羅伯一起工作，並努力學習新港語，進步很多，但他於一六三九年十月十日死於大員。W. A. Ginsel, De Gereformeerde Kerk op Formosa, pp. 42—50.

註六：Johannes Schottanus，一六三八以牧師的身分到大員，後來因為表現不好，一六三九年九月被解職送回巴達維亞。見 W. A. Ginsel 同上註。

註七：指目前的越南一帶。

註八：英文翻譯為一六六三年是錯誤的，改正為一六三三年。

註九：長官 van der Burg，三月十一日去世，十三日，依照莊重的方式，及配合他的階級，埋葬在熱蘭遮城堡，已故長官宋克墳墓的旁邊。

註一〇：巴約翰，一六四〇年於巴城被任命為牧師，不久到臺灣跟尤羅伯。他曾負責蕭壠及熱蘭遮城堡的傳教，也與范布鍊及夏約翰等人修改尤羅伯的教育方式，一六四六年十二月死於臺灣。

註一一：此處的四分之一里耳可是人頭稅，荷蘭人在一六三九年除了收取獵鹿、燒磚、釀酒、伐竹、捕魚稅之外，還收取四分之一的人頭稅，參考 Coolhaas ed., Generale Missiven, deel II, p. 81.

註一二：一六二六年西班牙人到雞籠，於和平島附近建立的城堡。一

六四二年荷蘭司令 Harouse 帶兵將之征服，荷蘭人曾經派 Merkinus 前往宣教，其詳情不得而知。

註一三：Traudenius 一去不回，由 Le Maire 總管福爾摩沙事務，後因為巴達維亞認為他不適任大員長官，他於一六四四年離去。

註一四：原文並沒有介紹另一位學校教師。

註一五：范布鍊，一六三九年在巴城被任命為教師，一六四三年因尤羅伯離開臺灣，范布鍊被任命繼承尤羅伯的工作而到臺灣。

他先在新港一帶工作，後來被任命到虎尾地區。他同時也兼任行政工作，一六四〇年代在虎尾走私的華人均被他驅逐，他同時也引介大肚番王向大員當局臣服。

註一六：Cornelis Caesar，一六二九年以助理的身分到東印度，一六三三年到大員為下等商務員，一六三五年晉升為商務員，一六三六—一六三八年到廣南服務，之後回大員，一六四一為高級商務員，一六五一年為巴達維亞議會議員。

註一七：Nicassius de Hooghe，一六二八年以下級商務員到東印度，不久到福爾摩沙為土地測量員，一六四四年為高級商務員，後來曾任醫院管理工作，一六四八年回荷蘭途中死亡。見同上書頁五二。

註一八：夏約翰原為 Walcheren 教務會的牧師，一六四三年十一月到巴城，一六四四年六月到臺灣。他曾經在新港、目加溜灣、大目降等地傳教。他曾翻譯馬太福為原住民語言，也修改尤羅伯所寫的教義問答，一六四七年二月病故於臺灣。

註一九：Adriaan van der Burch，一六四一年以高級商務員的身分到巴城，以後曾任許多職務如財政員、孤兒院院長、醫院監督等。一六四九年到巴達維亞後為該地議員，一六五一到出島 (Deshima) 為行政首長，一六五三年再到大員，一六五四

年因為經營私人貿易，被召回巴達維亞。見《臺灣日記》冊二，頁五〇。

註二〇：Eduard aux Brebis 一六二六年到東印度，由助理做到商務員，一六四四年被任為大員的商務員，他的經歷為倉庫監督、教會執事等，一六四七年晉升為高級商務員。《臺灣日記》冊二，頁三一七。

註二一：Salomon Goossens，漢堡人 (Hamburg)，一六三三年到東印度，一六三九年到大員為助理，一六四四年九月以後為教會執事。見《臺灣日記》冊二，頁三二六。另外該書又說他在二六四六年晉升為下等商務員，但此時他已經是下等商務員了，到底何者正確，則需等待將來考證。

註二二：Anthony van Diemen (一五九三—一六四五)，在一六三六—一六四五年任巴達維亞總督，曾經兩次鎮壓鹿加叛亂，並奪取葡萄牙在麻六甲的根據地，歐洲人在日本貿易的專賣，也在他任內達成，是與 Coen 齊名的總督。G. F. E. Gonyer, Geillusteerde Encyclopaedie von Nederlandsch-Indie, 268.

註二三：Campbell 的英文翻譯本懷疑此可能是諸羅山語，因此在翻譯文上加上 Tiroseanian。不過 Grothe 的荷蘭文本並未提到。見 Campbell, Formosa, p. 203; J. A. Grothe, Oude Hollandsche Zending, vol. IV, p. 13. Tarokayse 依據村上直次郎的說法是，從諸羅山到鹿港附近的十四、十五個部落所使用的語言。見村上翻譯《巴達維亞城日記》(日譯本)冊二，頁二九六。

註二四：Grothe 同上書，頁一三。

註二五：一六四一年到臺灣，一六四二年八月作為艦隊司令征伐在雞籠的西班牙人，之後成為駐紮該地的要塞司令，一六四四年

三月前往征討東埔寨，一六四四年七月死亡。見《臺灣日記》冊二，頁一九—二〇。

註二六：Pieter Boon，一六四四年九月由海路載必須的補給品前往淡水修築紅毛城，並命令回程時，由陸路平定Camcan所統轄的部落，開闢淡水到大員的道路。見郭輝譯，《巴城日記》二，頁四一七。

註二七：並未找到此備忘錄。

註二八：原文缺字。

註二九：本條摘自《臺灣日記》一六四五年九月二十二日條。

註三〇：荷蘭文爲 De onvrje Chinesen，應該是沒有繳稅的中國人。Campbell翻譯爲中國苦力是錯誤的。

註三一：沒有找到此份信件。

作者簡介

姓名：林偉盛

出生地：臺灣省南投縣

學歷：臺灣大學歷史所博士

著作：「清代臺灣分類械鬥發生之原因」等

